

艾芜文集

短篇小说

9

四川文艺出版社

BH31129

I217.2
61
}:9

艾芜文集

第九卷

短篇小说

四川文艺出版社

一九八九年·成都



B 633020

责任编辑：林平兰
封面设计：陈世五
版面设计：陈 维

书名 艾芜文集·第九卷

出版 四川文艺出版社
成都盐道街三号

发行 四川省新华书店

印刷 四川省新华印刷厂

1989年8月第一版 开本 850×1168 1/32

1989年8月第一次印刷 印张 23.5

印数 1—50 册 字数502 千

ISBN7-5411-0062-5/I·63 (精装)

定 价：10.80 元



作者同夫人王蕾嘉一九八一年在成都

伏龙的神

何二说做了量

何二说做了量

何二说做了量

何二说做了量

何二说做了量

何二说做了量

何二说做了量

何二说做了量

何二说做了量

何二说做了量

何二说做了量

何二说做了量

何二说做了量

何二说做了量

何二说做了量

何二说做了量

何二说做了量

何二说做了量

何二说做了量

何二说做了量

何二说做了量

何二说做了量

何二说做了量

何二说做了量

何二说做了量

何二说做了量

作者一九八〇年写《伏龙的神》的手稿

出 版 说 明

本卷和第八卷都是艾芜的短篇小说，包括《南国之夜》、《山中牧歌》、《夜景》、《海岛上》、《逃荒》、《萌芽》、《爱》、《黄昏》、《秋收》、《荒地》、《冬夜》、《锻炼》、《烟雾》、《夜归》、《南行记新篇》等十五个短篇小说集和二十一篇未成集的短篇小说，共计一百一十一篇，一百零两万字，值得注意的是，这些小说，有一半以上只在解放前出版过，建国后，这是第一次重印，对多数读者来说，将是第一次见面。

目次

荒地

母 亲.....	3
锄 头.....	28

冬 夜

穿破衣服的人.....	47
穿破衣服的人和他的亲戚.....	66
阿 黄.....	82
老好人.....	86
逃难中.....	98
蝎子寨山道中.....	121
冬 夜.....	128

游荡汉.....	131
----------	-----

锻 炼

日本轰炸缅甸的时候.....	137
锻 炼.....	154
火车上.....	170

校 长.....	183
逃难之前.....	201
老爷太太.....	213
黔桂车上.....	221
回 家.....	227

烟 雾

都市的忧郁.....	261
田野的忧郁.....	285

重 逢.....	304
小家庭的风波.....	317
胆小的汉子.....	332
石青嫂子.....	351

乡镇小景.....	372
猪.....	376
流 离.....	402
暮夜行.....	416
雨天的来客.....	437

夜 归

夏 天.....	443
幸 福.....	463
洋河大渠.....	475

高高的山上..... 491

还乡记..... 515

伏龙的神..... 538

渡口行..... 544

狱中记..... 556

南行记新篇

南行杂感（代序）..... 587

边 城..... 590

大山下的目闹·纵戈..... 595

原始森林中..... 607

大青树下..... 619

两姊妹..... 633

归 来..... 648

柑子花香的时候.....	663
山村之夜.....	674
平静的湖水.....	685
红 尘.....	701
法师的圆寂.....	719
青 春.....	725
一个永葆青春的友人.....	734
后 记	742

荒地

母 亲

村子上姓余的一家，没有男子，仅有四个女人，而且都年老了，只一个还很年青。她们听说日本鬼子快要打来，均恐慌得什么似的。逃呢，家业带不起走，煞是舍不得！并且逃到啥地方去喃？逃出去又怎样过活？真是样样皆成问题。其中还有最糟糕的，是老祖母和老母亲的小足，那点子长，怎好跑路？不逃呢，日本鬼子打来又怎么办？况且自己这边的军队，也快要开进村子来驻扎了，不管他们好不好，总之觉得带枪带刀的，无论如何也是不好惹的人。她们老打不定主意，只是一天拖一天的。

等到有天夜里，村子里的狗，忽然一齐狂吠起来，马蹄踏着石板路，响到屋背后了，老母亲才叫女儿，赶紧躲下床去。自己却牙巴抖抖地靠在房门口，打算就这样屏挡一切。老祖母则嚇来脚软手软的，摊在床上，动弹不得。老女工倒胆大一点，听见大门响，还跑去开门。

先前祖母和母亲成天担心祖上遗留下来的房屋，戴过的金银首饰，积攒下来的纸币光洋，三年也吃不完的米谷，成群的鸡鸭，肥壮的猪羊……目前当这恐怖来临的一刻，却变成什么也不关心的了。她们两个人都似乎不约而同地，只想竭力救着

一个人，——那就是刚才钻进床下去的，年青的那一个人。她是老祖母的明珠，母亲的宝贝，老女仆的恩人！

她自小读过私塾，八仙传三国演义红楼梦，这些书她是通读过的。平日在绩麻纺纱之后，她还喜欢在屋后空地上，做些种花的工作。为人也极好，不象前两代人那样吝啬，女工就私下得过她许多好处。同时，她也很能干，家中大小事情，母亲都要同她商量，什么挂账算账，也非她经手不行。闲空的时候，她还会说点笑话，或者念点书，给两位老人家开心。

然而，到这一次事变，她也没有主张了，只由随老母亲一个人来摆布。老母亲吓得嘴唇抖抖的，她也禁不住变了脸色。老母亲叫她朝床底下躲，她也不加思索，就弓着腰杆钻。老母亲说军队准不定会乱来的，她也难过得手足冰冷起来。不过，她自己的聪明，也还没有全部失掉。她蹲在床下，还晓得手上摸些泥土，擦在脸上去。

女工开开大门后，脚跟脚就进来许多兵士，就是她们的房间门外，也有铁枪杆子，在马灯光中，阴森可怖地发着寒光。各种酸臭的汗气，则和着夜间的冷风，一股股地钻人鼻子。这点还算好，走过房门口的兵士，单看一下屋里，并没人随便走进来。

不久，有个短胡子的兵，打房门口走过，装得虽然和兵士一样，但从后面那些跟随看来，恐怕就是头子吧，老母亲靠着门，便这样思索，心里禁不住阵阵地害怕。那个兵对老母亲看了一下，安慰地说：“不要怕，我们是来打日本鬼子的！”

她老人家并不因此放了心，只是稍觉好些罢了。等兵士些都在走廊上空屋里，安顿好之后，她才关了门，熄了灯，坐

在椅上打盹。老女工起先还说要陪她老人家过夜，不久就躺在地铺上呼呼地睡熟了。而老祖母呢，一直瘫在床上的，有时喃喃不清地说梦话。女儿靠实觉得床底下太闷人了，便爬了出来，挨老母亲坐着，并一壁说道：

“太难受哪，腰杆都伸不起来！”

老母亲连忙责备她说：

“你讲话小声点，窗子外面有人哪！”

随又安慰她道：

“孩子，委屈你一点……这年辰，哪个不受罪！……可怜的，你手冰冷哪，快去床上躺一躺吧。”

“妈，你哩？”

“我坐坐，我精神还很好！”

其实她老人家也很疲倦了，但怕夜间万一还有掀门撬窗子的事发生，那又怎样好呢，她便决意打起精神来守夜。每次对于走过门前的脚声，她都非常地注意。尤其偶然有脚声在门前停一下的时候，她就更加担心，心子都忍不住剧烈跳动起来。她老人家就这样挨惊受怕过了一夜。

第二天早上，老女工到灶房去烧火，老祖母醒了，咳嗽着。老母亲听见有沉重的脚声，停在房间门口，并没有掀门进来，只是在门枋上摸索，而且还在轻轻拍打一下，她老人家赶紧从门缝里偷看，瞧见是一个着草绿色短衣的家伙，立刻吓得一大跳。连忙看一下女儿躺的那间床，帐子幸好还垂得很严密，于是抖擞起精神，站在门边，让门掀开之后，好准备对付一切。但门始终没有掀开，却只是听见在门枋上摸索一会，就走开了。她半捱开门看，原来门枋上已贴上一张字条子，盖有

不小的红印。她是不认识字的，只眯起眼睛，惊疑不定地看了一会。

老女工端起早饭进来，竟忘了关上门。老母亲便赶忙去掩着，一面恼怒地责备她，骂她糊涂。

老女工回头看了一下，惊惶地说：

“呵呀，我真是老颠倒了，想着这，就忘记那的！”

她放下碗筷饭钵子，随即看一下小姐还没起来，更挨近女主人的耳门，小声说道：

“真是囉！这里的门要关紧一点！那些人说起话来真比庄稼人还粗。我要是年轻一点，我也不好意思踱到灶房里，夥着他们一块烧饭。”

做母亲的便看一看窗子，有些地方是不是该补些纸上去。接着又见门缝板上有些漏光，虽明知外面未必就看得进来，但也不先吃饭，却尽快将一些草纸裁成条子，用饭粘上。

老祖母已经眼睛不大行了，经这么一来，更加看不清楚，只是摸摸索索地吃饭。同时做孙女的，也因心情慌乱，只是挟点菜，赶快躲在床上去吃，不再象往天那么一样，好好招待她了；替她猪肉挟软的，小菜挟嫩的。她老人家自己要挟好一阵才能挟着菜，有时还要挟着她并不喜欢吃的东西，便要懊丧地叹气：

“唉，劫数囉！……活到七八十岁了，也没碰到这样的事！情！”

房门口，老女工出入的次数最多，每当她突然掀开门进来，母亲和女儿都要禁不住大吃一惊，等到看清是老女工时，才能放心下去。女儿除了洗脸吃饭净手而外，冬天都是躲在床